

檐下记

半支烟

□ 张小圆

一早出门上班时电梯久久不来无疑是件让人焦躁的事。

我急着下楼，可液晶屏上闪烁的数字表示，电梯依然还在不紧不慢地向上。不能再等了，我转身推开楼梯间的防火门，快步向下冲去。

我没有停步，近了便看清是一个蓝白色的购物袋摊在这一段楼梯最底层的台阶上，中间已经皱陷下去，上面印制的广告词被磨得亮亮的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
也许窗外的月色曾短暂地拂过他脸上的沟壑，一瞬间在已然浑浊的眼底也能觅到几分少年时的清澈。但更多时候，眼中微弱的光芒隐没在黑暗中，只有袅袅烟雾将他笼罩。

我没有见过他，但是我坚信推测应该大致不差。后来又有几次经过这里，有时烟头堆叠在角落里，像是好多个欲言又止的片段。

很偶然的，在又一次早晨匆忙飞奔下楼的途中，我看到一个背影伫立在转角的窗边，手指间夹着一支烟，烟雾从他蓬乱的头顶蒸腾出来。

仔细观察，应该会看到很多个重叠的影子吧。



卖鸭蛋

□ 胡耀华

烟火帖

生活在农村老家的母亲，养了30羽鸭苗。我问她养这么多干嘛？“本来只打算养十几只母鸭子，下点蛋给你们吃，可是卖鸭苗的老板随手多抓了一把公鸭苗免费送给我了。”

鸭苗在屋旁的果园里放养着，除了日常喂点谷子，大多时候自己在草地上、池塘里觅食，傍晚自己钻入鸭舍里过夜，并不用母亲多操心。

家里这片果园与池塘已不能满足它们的活动空间以及食物来源，秋收后的田野空旷无比，父亲于是把它们赶到田野中央，并砍来竹子、买来农膜，搭建了一个鸭棚供其栖身。

春天温度逐渐回升，水土也变得暖和，这群鸭子进入了产蛋期，每天可下18个左右的鸭蛋，父亲开始频繁往返我与大哥县城里的家，每次都送来一袋鸭蛋和几根大葱。

蛋每天在下，可我两兄弟也吃不完这么多啊，怎么办？母亲对我说：“你问问县城的朋友谁要土鸭蛋，要的话跟行情走，1.2元一个。”

随着我在朋友圈与微信群打了一波“广告”，没想到朋友们真给力，你10个，我20个，很快把鸭蛋抢购一空。吃过的朋友纷纷反馈：“嗯，这鸭蛋好，蛋白晶莹剔透，蛋黄红彤彤的，一看就是新鲜的正宗土鸭蛋！”

为了把鸭蛋优先供应给朋友，我就很少吃了，不过父亲倒是送了不少土鸡蛋过来。妻子开玩笑地对母亲说：“要不明年多养几只，专门卖鸭蛋？”



有西瓜的夏天才是完美的夏天



浮光笑

太阳掉在脸上

□ 沈师

太阳掉在脸上，不仅仅是晒，是烫，还要把万物融化。

高温连连，我每天都留心天气预报。大热天，天气预报日日说“今日最高气温39°C”，大概也被热糊涂了，把高温封了“顶”。

蝉在这个热度劲爆的空间，总算逮到了绝佳的表现机会，叫得声情并茂，高潮迭起，与天气预报一唱一和，联袂出演，营造出热气腾腾的人间氛围。

天热，只有商场是热闹的空间，除了顾客，还有三五成群的大爷大妈们涌入，他们自带马扎，在这里寻找阴凉。起先，商场是好言劝谕的，到最后就是对大爷大妈们的温馨提醒，这也渐渐形成了夏天一景——一方为“赠”空调避暑，另一方乐见人气涌动。

太阳明晃晃地挂在空中。这个时候有另一群人要向阳而去——对于要出摊的卖瓜人来说，天热意味着好商机。

我家所在的巷口就是个好档口。一个中年男人，正吃力地蹬着装满了西瓜的三轮车，往巷口赶。他头戴旧草帽，汗水湿透了后背，白花花的太阳照在他身上，颗颗汗珠便从他小麦色的脸上流下来，滴到细细的每条皱纹里。

车上的西瓜有点多。巷口有个小坡，他弯腰躬背，腿脚用力，奋力向前。坡有点陡，余力不够，车子往前走后又随着惯性往后退。走在后面的我，主动上前搭了把手。

多一把力气车子就上了坡。他回头，冲我笑，我也冲他笑。一仰头，太阳就掉在了脸上。



夜来香

□ 徐国平



我家有个露台。每当雨后，我都喜欢呆在那里，享受晚风和夜雨带来的清凉。

我更喜欢露台里的阵阵花香。那是放在角落里的夜来香散发出来的香气。这花是我的老邻居钟老先生所送。今年已82岁高龄的他，保持着种花草的兴致，尤其喜夜来香。

我喜夜来香，则是因为它在我的生命里有段难忘的回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军来到厦门，下到连队不久，就发现我所在的二营部通信班的一个角落里，生长着一棵开着簇簇小花的植物，既没有优雅别致的造型，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枝干，白天谁也没有精力关照到它，一到夜晚，它倒是我行我素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，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并陶醉于这花香中。

老班长潘幼明告诉我们，这棵植物叫夜来香，开花时气味芳香，它的香气可以减轻蚊虫叮咬，让站岗的战士更精神！老班长说的这些话，新兵李高升记得最清楚。

李高升来自安徽阜阳一个偏僻的农村，瘦高个，实诚，干得多说得少。新兵下连队之后，他先分在电话班爬电杆，后来去了通信班，在二营部给营长当通信员兼营部电工。

知道了夜来香有这么多的好处，李高升开始精心呵护着这棵夜来香。一有空就给它松土，每天傍晚，还用脸盆端来一盆井水，给夜来香浇上。

老班长潘幼明快要退伍离开部队的时候，夜来香花瓣像是一个个小喇叭，开得正起劲。李高升忧伤地问：“今年的夜来香怎么开得和往年不一样啊？”潘幼明惆怅地回答：“今年花儿开得好，它是在盛情送别我啊。”

老班长潘幼明猜透了夜来香的心思，说在连队里的点点滴滴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花开花落又一年。送走了退伍的老班长，李高升在一次突击训练时，滑落进一口池塘中不幸牺牲了。那一年，他的生命定格在20岁。每一个战友都以为，年轻的李高升就像那盛开的夜来香，会永远走在青春朝气的路上，不承认，他提前结束了花期。

那段时间里，墙角那棵夜来香有点蔫蔫的，但每晚仍散发着幽幽的香气，像钩子一样，把战友们的心钩得生痛。



岁时记

“刀”在手

□ 朱小毛

乡间农作物多，都是自种自收，自给自足。譬如瓜类，就有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丝瓜、木瓜、地瓜等，据说还有填补空白的北瓜。北瓜究竟为何物？恕本人孤陋寡闻，未曾见过，只是耳闻。

豆类，就有豆角、四季豆、黄豆、绿豆、赤豆、扁豆等等。对了，刀豆，亦是其中的一种。乡谚有云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可见，瓜豆是果蔬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可谓品类繁多。

儿时，对豆角、黄豆、扁豆等豆类较为偏爱，这个毫无道理，纯属个人口味，个人喜好。对刀豆的喜爱，不在味道，而在其形状。刀豆刀豆，顾名思义，形状似刀。

小时候，农家娃子玩耍，没有什么洋气的玩具，大抵自己就地取材，动手制作，自娱自乐。他们手中挥舞的自制木刀木枪，活灵活现，几近逼真，让我无比羡慕。可我打小动手能力差，只能干瞪眼。玩起打仗的游戏，手里只能捏着捡来的树枝，跟在后面虚张声势，心中甚是没底气。

那个年纪，看多了战争武打片，耳濡目染，自小有一种英雄武侠情结。伙伴们人手一把木制刀枪威风凛凛，唯独我两手空空，纵使自诩有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”的本事，仍惹来同伴的哂笑。

声音大没有用，他们才不信你这些。手有刀枪，才是硬道理。一次，见母亲从菜地里摘来好几条长长的刀豆，我灵光乍现，偷偷拿了一条，仿佛揣了一把刀，跑出去找同伴耍去了。

“刀”在手，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武器，有底气理直气壮地和同伴玩起“拼刺刀”的游戏。两军交战，你砍我一“刀”，我刺你一“刀”；我劈你一“刀”，你挡我一下。如此刀来刀往，刀起刀落，刀光剑影……交锋中，我闪展腾挪，尽量避开对方锋芒，只可惜别人的刀哪怕是木刀，比我这刀豆的“刀”仍要坚硬牢固得多，砍得我

只有招架之功，无还手之力。

短兵相接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丢盔弃甲，铩羽而归。作为“刀”的原型——刀豆，也已身首异处四分五裂，稀里哗啦惨不忍睹。

父母种的一条刀豆，好端端的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毁了。回到家，我哭丧着脸，向母亲诉说心中的委屈。本想从大人那儿得到些许的安慰，哪承想，母亲问清原委后，非但没有博得她的共情，反而招来一顿斥责：

“你个剃头的，这样不惜世物（不爱惜东西）……”骂得我抱头鼠窜，稍迟一点，爆栗子就要在脑门上轰然炸响。

真是少不更事，自讨没趣，“刀刀”扎心哪。



快嘴李嫂

□ 肖日东

李嫂的嘴是真快。老王家的儿子带着外地的新媳妇要回老家，脚还没迈进高铁站呢，这消息就如同坐了高铁一样，先被李嫂在全村里广播了个遍。

李嫂，五十来岁，常年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，头发总是随意地盘在脑后，几缕碎发散落下来，随着她说话的动作一甩一甩的。她那嘴不但快，而且碎得很。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经她那张嘴一倒腾，准能上方圆几公里的“热搜”。村里人对她又烦又忧，就怕自家那点针鼻大的小事不小心落到她耳朵里，被添油加醋传得面目全非。

青茂家媳妇米娜，性格强势得很，就因为带娃的事，与婆婆拌了两句嘴，这事不知怎么就飘到了李嫂的耳朵里。好家伙，经李嫂这么一传，成了米娜骂了婆婆一上午。米娜气不打一处来，抄起根柳条要跟李嫂理论。

李嫂一只手臂叉着腰，靠在家门口嗑瓜子，还没等米娜张嘴，李嫂倒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“嗖”地一下蹦起来：“昨天早上你是不是对你婆婆吃五喝六，骂了她？”米娜就是个火爆脾气，气得手里的柳条都在发抖：“我那是骂吗，那是……”

“都给你把娃带得这么水灵水灵的，还骂老人，你还是人吗？”李嫂瓜子皮吐得满天飞，噙着泪一通数落，压根都没让米娜有插嘴的机会。米娜气得满脸通红，脚在地上跺得梆梆响，愣是没机会辩扯清楚。

事后村民一了解，原来是米娜婆婆那两天生病，米娜想让她休息一下。可婆婆看着儿媳忙得两脚不沾地，就想着帮她带带娃。本是婆婆心疼儿媳，儿媳心疼婆婆的事，结果李嫂还没弄清楚，这张嘴一广播，连村里的狗都知道了，米娜能不生气吗？

后来，李嫂知道了原委，红着脸给米娜道了歉。米娜又气又恼，指着李嫂摇头苦笑：“你这张嘴呀！”

不过，打那以后，村里儿媳与婆婆拌嘴的事就少了，看来大家都怕李嫂那张嘴。

李嫂那跳起来骂街的样子，让人膈应得慌。可她帮村里王婆婆骂偷鸡贼那股子狠劲儿，却让人痛快。

王婆婆患有白内障，明晃晃的大太阳，在她眼里就跟裹了层厚布的旺鸡蛋似的，模糊得很。看不清日头的王婆婆，却对自家养的那几只鸡，心里门儿清。

一场严寒，王婆婆家的鸡少回来一只，而且是领头的那只红毛大公鸡。王婆婆拄着拐在村里“咯咯咯”地叫唤着，可整个下午也没唤回来大公鸡。李嫂听说王婆婆丢了一只鸡，立马跳了起来骂偷鸡贼，什么话难听骂什么，那阵势听得王婆婆心都慌了。

没承想，当天下午，李嫂在王婆婆家的墙脚根下找到了那只大公鸡，只是全身都冻得硬邦邦的，早已没了气。

李嫂拎着那只硬邦邦的公鸡，心里可难受。这可咋弄呢，实话实说吧，王婆婆还不得伤心死呀。可撒个谎吧，这死鸡都明摆着嘛，也没啥偷鸡贼呀。她转念一想，心里有了主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声清脆的公鸡啼叫声叫醒了王婆婆。她拄着拐颤颤巍巍地走到了鸡窝边，左摸摸，右摸摸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：“都好几天了，这大公鸡怎么就自己回来了呢？”李嫂站在一旁，瓜子依旧嗑得满天飞，笑着说：“它念着家里的母鸡哩，能不回来嘛。”

王婆婆的手在鸡身上摸了好一会儿，脸上的皱纹却越皱越深：“就这么两天，这大公鸡怎么长这么高了，它那尾巴上的羽毛，以前也没那么粗实呀？”

“跟你说了，大公鸡到外面胡吃海喝去了，吃了不少野食，能不壮实嘛。”李嫂憋住笑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这回，她那快嘴难得地管住了自己。

(本版图片为AI制作)

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